

守护“公园姓公”初心，“魔都”第一公园有魔力

大上海，有片市民能“撒野”的大草地

本报记者杨金志、何欣荣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位于浦东新区的世纪公园是一个神奇的存在：140公顷（2100亩）的超大面积，左拥张江科学城、右连陆家嘴金融城，与上海科技馆、东方艺术中心为邻……“都市绿岛”世纪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生态型城市公园，其规模在国内同类公园中也名列前茅。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周年，也是世纪公园建成二十周年。世纪公园于1994年开工建设，2000年正式开园，是名副其实的“世纪工程”。二十年来，世纪公园累计接待逾3000万人次的游客，在秉持“公园姓公”初心的同时，也愈发成为“美丽上海”的一张绿色名片。

自然课堂：春赏油菜花，夏看黄梅满枝

孟夏草木长，江南黄梅天。一场急雨过后，金黄色的梅子挂满枝头，也落了一地，这是世纪公园的独特一景。

梅树梅花，是世纪公园的一大特色。每年春节过后，世纪公园里30多种4000余株约10万平方米的梅花率先绽放，赏梅的市民络绎不绝。从冬日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到初夏的“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很多上海市民对于草木的亲昵与了解，是在世纪公园中获得的。

而在每年春天，众多市民游客还会前往世纪公园观赏一种很乡土的花卉——油菜花。“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这样的场景给公园平添了许多童趣。在城市公园里种植大片的农作物，这种做法比较少见，而世纪公园坚持了多年。“油菜花是江南水乡的一个标志物种，‘接地气’也可以很时尚。”世纪公园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国庆说。

四时之景不同。春天，这里会举办串联樱花、油菜花、玉兰花的“花之旅”；夏天，有探寻夜间动植物的“世纪夜猫子”科普活动；秋天，有融合红枫、银杏、梧桐的“金秋游园季”；冬天，有以梅花、蜡梅为主线的“赏梅游园会”……

“世纪公园的定位是生态型城市公园，20年来，它已成为很多家庭的自然课堂。”周国庆说。

世纪公园的这一定位，要追溯到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当年的世纪公园建设总指挥朱纯宏回忆说，公园设计方是英国LUC公司，设计师在设计之前，曾经骑着自行车在公园原址上四处转，采集土和水进行分析。为了“接地气”，还用舌头去品尝一下土质。他们还实地踏访了上海的很多公园绿地，了解适宜栽种的本土物种。

公园姓公：快来草地上“撒点野”

只要有时间，浦东新区的机关干部张颖，每天晚饭后都会来到世纪公园跑步。自2013年建成外围跑道以来，每天都有众多的跑友汇集于



▲4月14日拍摄的上海世纪公园“七彩花田”（无人机照片）。

此，休闲锻炼、互动交流，世纪公园也由此成为上海最具人气的“跑步圣地”之一，在国内外跑友圈里享有“北奥森（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世纪”的美名。

经过持续的升级改造，如今的世纪公园外围跑道，道路平整、绿树成荫。“跑一圈下来，刚好5公里，出汗一身轻松，老适意的。一天不跑就觉得缺点什么。”张颖说。

不仅为都市增添绿意，更要为民生提供普惠。“公园姓公，服务大众”——从浦东开发开放开始，这个理念就深深镌刻在世纪公园的成长基因里。2017年10月1日起，世纪公园实施全园早公园免费开放。2018年5月1日起，世纪公园实施免费和夜间延时开放。2019年，世纪公园的全年游客量达到230万人次。“公园的全面免费开放已提上日程，正在稳步推进当中。”周国庆说。

作为上海的绿色名片，世纪公园并没有止步于栽花种树、营造景观，而是以“绿色+”的姿态，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少公园里都有“小草青青，请勿践踏”的铭牌，世纪公园不这样。世纪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所属的浦东开发集团董事长严炯浩告诉记者：“我们更愿意看到家庭在世纪公园的大草坪上搭帐篷，孩子们在草地上自由玩耍，老人们在休闲椅上拉拉家常。希望将世纪公园打造成一个高品质的休闲目的地，让市民共享绿色生活。”

生态之城：让上海更有绿意，更有趣

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纪公园规划之初，就确定了建设原则：一是强调中西方文化的结合，体现上海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世纪公园要更加自然一点，成为真正为“公众”服务的“公园”。

世纪公园的建设者们很好地贯彻了这些理念。如今公园里如盖的大树，多数是从当年的纤细树苗成长起来的。很多上海市民与这座公园一路相伴、共同成长，公园的每一处变化都凝聚了普通人的美好时光。

不止是世纪公园，如今的上海，绿色都市理念深入人心，口袋公园、城市绿道、郊野公园、大型绿地把城市点缀得生机盎然。

视线朝南，绿化面积超过两个世纪公园、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成片绿地——三林楔形

本报记者刘颖

绿地，正在火热施工中。已经完工的“试验地”里，种满了水杉、红枫等林木。不少鸟类已经在这里安了家，绿意之外，更添野趣。

在浦东开发集团的建设者们看来，浦东开发开放30年，不仅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更要创造高品质生活。而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的升级，更反映在城市空间的改变。更加开放的空间，更加精致的城区，更加优美的生态，才能大幅提高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

这样的梦想，已经投射在区域规划蓝图上：根据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未来浦东主城区将建设三岔港、东沟、碧云、北蔡、三林五片楔形绿地，打造更多的城市绿肺，形成多层次的生态网络。浦东开发集团作为承担生态绿地、轨道交通和重大工程建设的功能类国企，势必肩负更多的“施工”任务。

在开发开放的春风中徐徐成长，在美丽的上海的潮流中傲然绽放。而立之年的上海浦东，正值青春的世纪公园，在保留一代上海人珍贵记忆的同时，也将持续探寻生态之城的进阶之道。

鄱阳湖：刀鱼游来，小天鹅飞来

据新华社南昌6月16

日电（记者陈毓珊）江西省九江市水产科学研究所对鄱阳湖洄游性刀鱼种群分布情况的调查近日取得新进展，调查人员在庐山市火焰山水域内一次性发现上百条刀鱼群体，这是近年来首次在鄱阳湖发现大量刀鱼群体。

调查发现，今年鄱阳湖刀鱼资源量明显增加。调查人员通过对捕获到的刀鱼亲本进行解剖观察，并结合对捕捞地采集到的鱼卵鱼苗分析，在鄱阳湖主湖区及水域发现多处疑似产卵场。

“在鄱阳湖发现了大量刀鱼群体，说明长江流域刀鱼的数量有了明显增长。”江西省水产技术推广站研究员戴银根说。

近年来，江西省加大对鄱阳湖湿地的保护和修复，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今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开始分类分段实行渔业禁捕。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陈毓珊）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近日在开展夏季水鸟调查时发现，一只小天鹅在湖中悠闲觅食。

据介绍，2016年鄱阳湖夏季水鸟调查时曾监测到了小天鹅，今年，鄱阳湖保护区再次发现有小天鹅在夏季现身。

小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鄱阳湖区属冬候鸟，每年11月前抵达鄱阳湖越冬，翌年3月北迁。2019年12月，保护区工作人员曾监测到近6万只小天鹅在鄱阳湖区越冬，夏季出现在鄱阳湖实属罕见。经工作人员观察，此次发现的这只小天鹅没有疾病、受伤等情况，身体状况良好。

研究人员监测显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在鄱阳湖水域繁衍栖息。今年以来，也陆续发现东方白鹳、白枕鹤等候鸟“留鸟”的情况，进一步丰富了鄱阳湖水域物种多样性。

江西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年华介绍，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鄱阳湖水域生态环境逐年改善，尤其是鄱阳湖水域禁捕政策的实施，使水生生物得到更好保护，为鸟类繁衍创造了良好条件。

野马守望者，伴马19年



▲左图：一群野马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漫步（6月3日摄）。右图：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一处水源地，阿达比亚特观察远处的野马（6月3日摄）。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曲延函、张晓龙、张啸诚）一副墨镜、一顶棒球帽，皮肤晒得黝黑，爱开自嘲的玩笑——与普氏野马相伴19年的阿达比亚特，活脱一个准喀尔盆地版的西部牛仔。

在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简称卡山自然保护区），39岁的他如同荒原的守望者，日复一日守望着世界唯一的野生马种——普氏野马。

说起马，牧区长大的阿达比亚特并不陌生，但儿时偶然听人提过的普氏野马，却烙在他的心头。“有个远房叔叔在国外考察时曾见过圈养的普氏野马。当时野马用鼻子嗅他，在他袖子上蹭了蹭，让他心里发酸。叔叔说这是发源于我们国家的马，应该回到故乡，这句话我至今也忘不了。”阿达比亚特严肃地说。

普氏野马发源于新疆准噶尔盆地，曾因捕猎和环境问题一度灭绝。为拯救这一物种，我国自1985年起陆续从国外引回普氏野马，并在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进行保护、繁育和放归。

2001年，阿达比亚特如愿来到这里工作。当时野马数量不多，野马归乡后首次野放

也即将进行，大家对野马都格外细心。回忆那几年，他感慨道：“每匹马都有自己的编号，我们记录的工作日志具体到每匹马几点吃草、吃了多少、几点排尿、几点睡觉。遇上野马产驹，更要整夜守在马圈外。”

繁殖中心的野马成长后会在卡山自然保护区野放，让它们在自然中最大程度地恢复野性。

2005年，这位年轻的“西部牛仔”选择跟随野马的脚步，进入卡山自然保护区从事野外监测工作。“当时觉得飞驰的野马才自由，那里才是它们的归宿，我也想和它们一起进入旷野。”

野外监测一点也不比繁殖中心的工作轻松。起初，阿达比亚特对野马习性不熟，跑上八九个小时也见不到一匹马，“保护区地表骆驼藜长得多，下面是坚硬的土包，车跑在上面晃得不行，我常被颠得头晕眼花，甚至想吐。不过现在习惯了，觉得像坐过山车。”他笑着说。

慢慢地，野马什么时间去喝水、天热时在哪儿、刮风时躲哪儿……都被阿达比亚特牢记在心。他常常一个人蹲在山头，静静地看野马吃草、喝水、玩闹。十几年的野马监测似乎让他走进了野马的精神世界。

“人们都知道狼很霸气十足，但其实野马也极具个性。”阿达比亚特如数家珍地说，“每群野马只有一匹公马，公马若在挑战中败给其他公马，就必须让出自己的妻子孩子并离开。有些公马离开后便不再加入其他群体，独自在保护区流浪，守护自己最后的尊严。”

与野马相伴的岁月让阿达比亚特看待动物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他说：“外出观测时，稍微靠近野马群，公马就会站在最前面，把母马和幼马挡在身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一刻也不放松。以前我只是脑子里知道它在干什么，但我有了孩子后，才在心里明白它在干什么。”

阿达比亚特有一双女儿，野外监测工作让他无法长时间陪伴家人。回望这些年，他情绪复杂，“有时我甚至羡慕野马，在小马驹需要时能挡在它前面……也想过离开，换一个能陪孩子的工作，但我心里终究放不下野马，它们像是陪了我19年的老友，已融进我的生命。”

2005年，这位野马守望者进入卡山自然保护区时，野放的普氏野马只有50余匹，到2019年底，保护区内野马数量已达240匹。

现代游牧人

孟夏的朝阳还未升起，屋后的牛群静默安歇，这是一个沾着露水的六月初清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玛尼图嘎查里，赛音教其乐团大叔一家5口起床已久，带着落地玻璃窗的小屋几乎被搬空，棉被锅碗等早被打包装车。

赛音大叔全家以放牧为生。他们要在这时节北上，循着先人走过千百年的路，追逐夏季牧场的丰沛水草。

即将去的地方没有电，电视、洗衣机等电器都不必带走。清点物资后，赛音大叔拉着两个8岁的孙子赶牛出院。手捧哈达，嘴里吟着古老的吉语，祖孙3人熟练地把刚醒来的牛赶向大路。牧民们相信，这样的仪式能为转场带来祝福。

转场，一次自南向北的迁徙之旅，也是一次古老游牧文化的复刻。用今天的眼光看，古代牧民逐水草而居的选择甚至蕴含科学道理：夏季北上、冬季南归，草场得到最大程度利用，草原也有充足时间恢复。

赛音大叔说，小学五年级时他就成为牧民。今年51岁的赛音大叔，要带着家人转场。“除了放牧我什么都不干，放牧我最擅长。”

30年的放牧经验变化诸多：路还是那条路，但大半路已经变成了有水泥覆盖的公路；牛还是缓慢的牛，但赶牛人已经可以坐着摩托车在牛身后甩鞭；车还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木制勒勒车早已换成了四轮卡车。可惜牛蹄缓慢，再先进的车也只能走走停停，跟在那些牧民的宝贝们身后。

于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转场之路，全程超过100公里，得花上3天时间。

有了货车，不必像以前一样风餐露宿，但该走的路少不了一步，该赶的70多头牛每头都要操心。赛音大叔的儿媳乌仁图雅是赶牛的主力。她穿着玫红色皮夹克，蹬着一双大黄靴，成为绿色草原上最跳跃的色彩。

随着路程过半，水泥路渐渐变成土路，而后又变成几道车辙，这是逐渐进入草原深处的标志。

到达赛音大叔家的夏季牧场，需穿越内蒙古的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保护区也成了牧民们必经的关卡，只有持通行证才能通过，工作人员还会仔细清点牲畜数量，给牧民发放蒙汉双语的游牧指南。

阿鲁科尔沁旗林草局副局长额尔敦巴根在保护站告诉记者，今年，旗里通过计算草原载畜量，进入夏季牧场的牲畜由去年的50多万头只减少到约30万头只。明年后这一数字将继续减少，“我们倡导文明放牧”。

行至第3天，离自家草场只有几公里之遥，草原上却风云突变。巨大的雨点加上大风，打得牛群躲在树下缩头不动。乌仁图雅只能穿上雨衣勉强赶牛。“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耽误太久会挡住后面牧民的路。”她在雨中说。

但是风雨太大，一家人只好把牛暂留在树丛里，先前往自家蒙古包收拾。

绿草环绕的蒙古包洁白如草原上的白蘑，保持着传统的样式，只是内里已经变成了钢铁结构。赛音大叔和妻子冒雨给蒙古包装上炉子，湿冷的蒙古包里也有了烟火气。家人们齐出动，安上发电用的太阳能板，铺上民族花样的被褥，摆开新鲜的蔬果油盐，一个温馨的小家呈现出来。

传统的游牧和现代生活就是这样彼此交叉。赛音大叔说，有了车，可以随时回家取东西、买点菜，虽然夏季牧场没有手机信号，但也不是那么与世隔绝。放牧也挺有盼头，“去年家里卖牛的毛收入能有40多万元。”

雨过天晴，蓝天在层层卷云里露出了脸，一个个体晶莹发光，经过一个冬春休养的草原更显深绿。赛音大叔家的牛群起身，浩浩荡荡向前去。

（记者徐社、刘磊）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绿染帕米尔

从新疆喀什市前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以下简称“塔县”）的路上，道旁铺开的草场几乎让人忘了这是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更意外的是，这片绿洲是纯靠人力打造的。

塔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东部，是传统的畜牧业大县。受海拔高、土地盐碱化、风沙大等高原自然条件和牲畜数量增加等因素影响，原有的天然草场已不能满足牲畜养殖需要。

2016年，处在高原河谷口口的塔县科克亚尔柯尔克孜民族乡开始改造戈壁，种植人工草场。为了节省种下的草场能够存活，乡党委书记蒋朝意和村民们费了不少劲，动了不少脑筋。

“草场种植采用高柳套种牧草的方式，可以保证草的成活率。”蒋朝意说，“目前全乡草场面积已达480亩，今年还将增加1500亩。”

记者看到，草场旁配备了1座光伏发电站，用于保证草场灌溉设备24小时正常运转。草场灌溉不再是传统的大水漫灌，而是用120根铁皮管子和720个喷头进行喷灌式高效节水灌溉。

护草员哈来伊·乎吾尔对记者说：“高原上的水来之不易，要把每一滴水都用在植物上，现在采取喷灌方式，每亩用水量是漫灌用水量的十分之一，而且用光伏发电也能降低成本。”

如今，绿草早已长到半米高，间种的高原柳也已发出不少枝杈，绿油油的草场与远处的荒山、戈壁形成鲜明对比。

“2年后，我就能在这里割草喂牲畜了。”哈来伊·乎吾尔说，“高原地区气候寒冷、植被生长缓慢，现在成这样已经超出预期，也给了我们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4年前，哈来伊·乎吾尔承包了14亩草场，并被当地聘为护草员，他向记者算了笔账，草场建成后，可供30只羊吃4个月，每年能节省3万元饲料费。

记者从塔县畜牧局了解到，截至2019年年底，塔县已建成高效节水人工草场6.8万亩，不仅起到了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增加高原含氧量的生态作用，也有效缓解了牲畜饲草供应矛盾。

哈来伊·乎吾尔望着自己管护下的草场说：“绿色多了，环境好了，不仅能增收致富，还能发展旅游惠及子孙。”

（记者高晗、张钟凯）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16日电